

孟伟哉

孟伟哉文集

第二卷

访问失踪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孟伟哉文集

第二卷

今天夜里要攻打罗木山。

这一仗的指挥，是志愿军“攻必克、守必固”英雄团团长——二十九岁的周天雷。

周天雷是步访问失踪者晚上，他不仅要指挥将近两个团的步兵，还要指挥两个炮兵营。

这是一场硬仗，周密运筹的步炮协同攻击。

罗木山依、绵延四五百里，高耸雄伟，然而

山顶却比较平缓，能容纳较多的部队，易守难攻。在罗木山的左侧，越过两个标高四五百米

的山头，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跨过公路，与罗木山并在相望的，是一座海拔八百米的高峰，

名叫横林山，也为敌军所据守。在罗木山的右侧，则是高度四百米、三百

米不等的四五个山头，像卫星围绕罗木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伟哉文集. 第2卷, 访问失踪者/孟伟哉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10580-9

I. ①孟… II. ①孟…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9943 号

责任编辑 刘会军 于 敏

装帧设计 李吉庆

责任校对 吴钟璜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1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375 插页 3

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80-9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在部队满了十五岁。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大年初一于山西襄垣县城。



1950年2月与一八〇师文工队部分战友在四川眉山市合影。前排右为作者、左为狄振清，后排右二为张晓尧、右三为钱国梁，另三位记不起姓名。

勇士与雕像

孟伟哉

序 诗

当战蹄踏在朝鲜大地，

当战马流于辽阔的战场，

在一个被炸弹震动的掩蔽部里，

我就认识了这个人，

知道了他的名字和事迹。

战争停止已三年又半，

我怀着血火难忘的记忆，

向人们讲过许多往事，

对他却一句也不曾提及。

时间已经拖得太长，

我再也不能沉默不语。

我不能为了寻找华丽诗句，

把一个英雄埋在心底。

—

不是出生在长江流域，

也不是生长在黄河岸边，

他出生于并不著名的滦河河畔，

20 × 25 = 500

长篇叙事诗《勇士与雕像》手迹

星海桃源何处觅(代序)

——介绍我国第一部长篇乌托邦 SF《访问失踪者》

著名作家孟伟哉的新作《访问失踪者》是我国第一部长篇“乌托邦”SF(科幻)小说。“乌托邦 SF”系当代国际 SF 的一大经典题材,名著如林;其文学史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十六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乃至我国古典文学中陶潜的《桃花源记》,康有为的《大同书》等等佳作名篇,可谓源远流长。《访问失踪者》与以上作品既有承袭关系,又有不同特色,很值得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

《访问失踪者》属于“冒险史”SF 样式,故事发生在二〇二六年的中国。作家以记者身份出现。去采访九名神秘的失踪者。他们是将军和交警、喜剧导演和哲学讲师、青年画家还有业余体育运动员,当然,也少不了个别人类的渣滓。九人都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次日同时失踪,乘上“外星人”的“飞碟”(UFO),开始“宇宙航行”,经历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奇遇之后,重返地球。“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斯日之中国,沧桑巨变,早已摆脱了贫穷和落后,步入了美妙的未来“乌托邦(理想)社会”,与过去“四人帮”统治的“反乌托邦(不理想)社会”相比,不啻天上人间。但是,作家并没有停留于此,却笔锋飘逸地一转,即以记者采访追记为线索,进一步展示了失踪者在宇宙的各个角落里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社会打交道的惊心动魄的探险,让读者随着记者和失

踪者一道,如身临其境地参与这趟“奇妙的旅程”,十分富于 SF 特有的“神奇之感”。可见:《访问失踪者》的一大特色,是以“乌托邦社会”为中心,兼涉了“宇宙航行”、“外星人”、“飞碟”,以及“奇妙的旅程”等四大国际 SF 的传统题材。这种创作方法,国外有人称之为“复合 SF 题材法”,色彩斑斓,生面别开。

作家心目中的“乌托邦”之典范是天外河汉中的松绿星,代表一种升华了的社会美学理想。松绿星上人人平等,总统居然是国家的“最后一个公民”,而不是“第一个公民”;松绿星的居民追求智慧,巡航各大星系,将整个宇宙作为他们的实验室,观察各种真善美假恶丑的文明形式的盛衰沉浮;松绿星的战士酷爱和平,即使受到凶恶的四臂人的攻击,也只是进行自卫反击;松绿星上,没有金钱贪欲,不会发生遗产的争讼;松绿星上的爱情之花纯洁无瑕,令人心向往之;松绿星上生命不老,青春常在;松绿星的字典里找不到“嫉妒”和“仇恨”这类形容丑恶情感的词汇,它们早已得到蒸发和升华。SF 创作方法的一大特色是“思维实验”。“松绿星”正是作家孟伟哉借助现代科学的建树,以幻想为媒介,经过脑海的“思维实验”,创造出来的一个东方化的理想彼岸,重新估衡人类的生活,社会之结构,乃至道德标准,审美观念……这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乌托邦。与西方 SF 的乌托邦小说不同,《访问失踪者》里的松绿星与其说脱胎于《圣经》中的伊甸园、《佛经》里的西方乐土,毋宁说是一个东方色彩乌托邦的创新,尽管对于松绿星社会的刻画还有待于进一步丰满,它却为中国 SF 走革命浪漫主义理想化创作道路,跨出了十分有益的一步。“乌托邦”一词本不带贬意,作者这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灿烂远景,充满了信心。

小说不仅吸取了国际 SF 的创作手法,而且可以看出对于《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等等中外优秀幻想小说名著的借鉴。小说的形象,既都是栩栩如生的现实人物,却又带上了幻想中的宇宙人的某种理想气质。他们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于探索我国 SF 如何塑造未来的新人——所谓“宇宙时代的英

雄”——形象,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此外,以记者采访为线索来结构一部长篇小说,在我国 SF 中间也是新鲜的尝试。

星海桃源何处觅?是《镜花缘》里君子国式的天外奇境松绿星吗?又是又不是。作家笔下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是一个“乌托邦”的社会了,而失踪者们又带回了天外更高级的“乌托邦”的信息,中国又将升华到更为完善的“乌托邦”境界。地球和中国,也将成为松绿星——我认为这才是作家巧妙地结构整个奇异故事的宏旨所在。

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访问失踪者》也是如此。它与整个中国 SF 一样,仍还比较年轻。国外六十年代以后,著名的文学家“客串”写作 SF 的现象十分普遍。我国文学作家创作 SF 小说则才刚刚开始,鄂华、张笑天等都写过 SF,《访问失踪者》作为文学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 SF,第一卷刚刚连载完,我们热切地希望作家能把这部小说写下去,向世界科幻高峰进军。

陈 珏

一九八一年 上海

目 录

访问失踪者(第一卷)	1
儿子的梦最美	99
花博士和他的母亲(银河系童话)	111
长臂人与短臂人(银河系童话)	114
行星聚会和旋风	120
天空——大地	128
老教授的奖赏	136
缺点优选法和优点淘汰症	145
舌	149
超度	156
诗人的悔悟	163
表弟·表姐·将军	192
酋长笔记	258
夫妇	268
蹦蹦跳跳,不买不告诉	341
真假人间	367
鸡血石	381

微型小说三十四篇

在远离北京的地方	397
----------------	-----

在电视机前	399
插图	401
三四一十二	403
父母儿女	405
握手三景	407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	410
爹妈的心	413
小米是大米的什么?	417
童心	420
种瓜	423
妻子	425
女友的秘诀	427
纪念碑	429
拒绝回答	431
北京街头巷尾速写三题	433
由此可见..... ..	438
生?死?	440
“我也有权呢!”	443
尺度	445
决不爱他	447
安魂曲	450
冬日荒野,烤白薯	453
丁字路口	455
齐白石	457
碰到一个苏联英雄(非虚构故事)	459
三个小女子(非虚构故事)	462
太阳鱼(非虚构故事)	464
雷娃娃(非虚构故事)	466
一头猪和两个匪(非虚构故事)	469

一个吸大烟的人(非虚构故事)	471
半只眼夫妻(非虚构故事)	474
孤伯杀驴(非虚构故事)	477
谢北京医院一位女医生(非虚构故事)	481

访问失踪者(第一卷)

第一章

公元二〇二六年初夏。

某日,凌晨三点,我们的主笔给我一个有线电话——因为是夜晚,电话是接到我们夫妻的寝室里的,他没有使用显像电话——叫我一早起床之后,不必上编辑部,径去中国科学院宇宙研究中心进行采访,写一篇特稿,供我们的刊物《可爱的中国》下一期用。

我问:

“采访什么人?”

主笔回答我:

“几个失踪的人。”

我们的主笔是个幽默家。他这种回答,使我好笑,使我怀疑他跟我开玩笑,他真正要谈的也许是另外一件事。

“主笔同志!”我说,“失踪的人不就是消失了的人吗?怎么访问?我是不相信魂灵说的。”

主笔在电话里呵呵笑着,说:

“先生!妙处就在这里。失踪者已经失踪五十年了,他们的失踪案在公安部里一直是一个谜。不过,现在,那些案卷怕已被蛀虫吃掉了。哈哈,去吧!我不会让你后悔的。祝你成功!”

“谢谢您给了我一个谜。”

“不！一切都是事实。”主笔说，“我打搅了你们。请向你的妻子表示我的歉意。”

我妻子觉轻，电话一来她就醒了，一直在旁听着。这时，她拢拢她那蓬松美丽的银发，接过电话听筒，微笑着对我们主笔说：

“主笔同志！您向我致歉，那么您的夫人呢？您没有打搅她？”

“我的老伴控制系统很好，”主笔总是那么幽默，“她睡得很香。”

“那么，天亮之后，请您替我问候她。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谢谢！”

妻子放下电话，我问她：

“你能猜出这是怎么回事吗？”

妻子向我摇摇头，表示她猜不出。

主笔与其说给了我一个任务，不如说给了我一个谜，引起我急于揭开谜底的兴趣。

因此，一早起来，盥洗完毕，吃过早餐，带上全套的采访用具，上到我们八十层公寓的宽阔的楼顶平台，找到我那架玫瑰色水仙牌单座直升机，我便升入了空中。

中国科学院宇宙研究中心，设在南口北边一座山峰上。我知道，那里还有该院的一个气象学研究中心，一个航天指挥站。然而我不知道，猜不透，主笔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莫非失踪的人曾经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实在想不清楚。

正是上早班时间。北京市的空中有很多直升飞机，正如它的地面有许多小轿车，颜色都极鲜艳。在晨光的沐浴下，直升机像彩羽美丽的鸟儿，小汽车似盛开的花朵。地面上，交通指挥是自动化的，秩序井然；空中，每架飞机上都有避免碰撞的自动装置，虽然纵横交错，却很安全。

我很快飞临宇宙研究中心上空。本来，我可以直接降落在山顶小广场上，可是，因为我很欣赏这座宏伟的科学宫的从山脚到山顶的雄壮的条石台阶，想练练腿脚，我便绕了两圈，选择地形，降落在

山下的一片青草地上。你到过南京吗?看到过中山陵吗?噢,宇宙宫的这些台阶,比紫金山那些台阶,可要壮观得多。这些台阶总共一百五十级,宽达二十五米。台阶两旁,有汉白玉雕花栏杆。而在这些栏杆之间,又顺序地立着几十个英俊豪迈的男女青年的石雕像。人们很熟悉这些人物的形象和姓名,他们是我国的宇航员,有的登上过月球,有的绕火星飞行过,有的在宇宙空间长时间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他们是那样栩栩如生,各不相同,行走在他们之间,从山下向山上攀登,你会极受鼓舞,而且会受到深深的启示,勇气倍添。

我背着录音机、录像机、无线电传真和通信机,呼吸着燕山山脉的清新的空气,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才走完这些台阶,通过这个英雄的雕栏。虽说我的身体蛮好,我毕竟已经九十多岁了,这一程,到底使我有点儿气喘。

我正想歇息一下,从辉煌的宇宙宫大门里,走出来一位妇女,使我大为惊讶。

这妇女太奇异,太美了!

她穿一身好像是红色的衣服——是的,说好像,只是说近似,因为,在此以前,我还从没有见过这种颜色。她服装的样式也极为别致——是的,我只能用别致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它是不曾见过的一种式样。例如,她的上衣并不是对襟的,扣子好像在两腋的下方;上衣和裤子好像是连在一起的,而腰间却有某种束带;另外,这衣服的肩背上,像有一个淡蓝色轻纱似的披肩,又像是半截斗篷。她的鞋也极其新颖、轻巧——是的,我还是只能这样形容;因为,那不是二十世纪西方女人爱穿的钉子似的高跟鞋,也不是五十年前中国妇女时兴的铁锤似的半高跟鞋。怎么讲呢?她好像是踩在一片紫色的花瓣上,而这种花瓣我却见所未见,也只是猜想而已。噢,她的头发多么黑多么亮呀!那么自然,那么长,拖到了臀部以下。她的肌肤洁净、细腻、闪光,她的眼睛明亮得像清泉里的珍珠……

我判断不出她的年龄——二十?似乎小了点儿;三十?似乎又

大了点儿；二十五？也不对。我没有见过二十五岁这么美丽的妇女，而她的体型身段又绝不像十八九岁。我说不上来，我无能为力。

我研究艺术，我探讨美学，我探索人的美和美好的人的生活，迄今已七十多年。然而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象，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产生了幻觉……

“同志！请问，您找准？”

正在我有些惶惑之际，她，这位迎面走来的妇女，收住脚步，说话了，她说着一口北京话，音色十分圆润动听，只是，吐字比较缓慢。

“很遗憾！”我疑惑地望着她，不知道自己脸上有没有笑容，说，“我恰恰不知道我要找谁。”

她浅浅一笑，眼里闪出几束开心调皮的光：

“那么您来这里做什么呢？走错路了吗？”

“不！”我不晓得该怎样称呼她，“我是记者，我来这里采访。”

“噢，您，是不是从《可爱的中国》文学杂志编辑部来？”她讲话的时候似乎另有一种美，那长长的睫毛和整齐的牙齿，在柔和的阳光照耀下，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我有些惊异，反问她：

“是的，我是从《可爱的中国》编辑部来。不过，你怎么知道呢？”

她无声地愉快地笑笑：

“我接到了通知。我特地来接您。”

她这么一说，令我想到她是宇宙宫的一个工作人员。而想到这一点，我又觉得，虽说如今是二十一世纪，她这身装束和发型也太时髦了。我问：

“这么说，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她又一笑，神情是开心的：

“暂时还不是。我是失踪者。”

“你？失踪者？”

她笑而不语地点点头。于是，她那长长的黑发，像波浪似的飘

动了起来。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诧异之情,问道:

“您,不相信吗?”

“是的。总的说来,到此刻为止,这是一连串问题而不是明确的结论。不过,见到你我很荣幸!”我同她握手,又问,“就你自己吗?”

“不,还有几位。我们分了工。首先由我接待您。他们都被别人约走了。”

“请原谅!请你首先告诉我:你们曾失踪在什么地方?我实在莫名其妙哩!”

“我理解您的问题。”她做一个优雅的手势,叫我跟着走,“我的服装,我的面相,我的一切,都叫您感到怪——”

“坦率讲,是奇异。”

“是啊!奇异这个词我几乎忘却了呢!”她像轻风似的走着,边走边讲,“我们曾经离开地球,失踪在外太空。我的服装还没有换。前天傍晚刚刚着陆。宇宙研究中心正在替我们裁制我们中国人现在通行的服装。国家决定我们将成为这里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我们将成为这里的研究对象,因为我们整个人打上了外太空的印记呢!——您看这合乎逻辑吗?”

我站住,从侧面观察她,兴奋中掺杂着难以思议的情绪。我问道:

“恕我冒昧,你,今年多大岁数?”

她扭头看看我,格格地笑出声来:

“这可难说了。离开地球的那一年我正好四十岁,可在太空中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时间、空间真不知道该怎么算了呢!这里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今年是公元二〇二六年。这么算,我的地球年龄该说是九十岁。可是作为宇宙人呢,我就知道了。”

“天哪!这是奇迹,真是奇遇!”我内心说,“这么说,我和这位妇女同岁,我的妻子比这位妇女只大三岁。而她是这般年轻,我们夫妇却满头白发了!……然而,也许我根本不应该这样比较,这里

也许涉及到一种我完全无知的科学……”我预感到我将获得世界第一号新闻,我将获得一个巨大的艺术题材。我忘掉了一切,心灵被极强的向往和兴趣所占据,同这位并非幻影的美丽的雌性,走进了富丽堂皇的宇宙宫大楼。

这里真不愧为国家宇宙研究中心!

在它的宽大的正厅里,不知道科学家用了什么法术,竟把整个太阳系做成了极逼真的模型,使各个星体以及它们的卫星,都悬在空中,按它们的轨道运行。而在太阳系之外,也就是大厅的穹顶和四壁,给你一种深邃朦胧的无限的感觉,那里有无数别的星体在运动。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我真是惊赞不已。迎着我们走来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学者,我禁不住问他:

“科学家!你能否告诉我,这些,关于这个太阳系的模拟,你们是怎样叫它悬在这里的?它们并不是拿绳子吊起的呀!”科学家并不嘲笑我无知,只匆匆告诉我:

“它们是由核能无线电中心控制的。”

继续往前走,在一个大厅里我看到了一系列已经使用过和正在试验的宇宙飞船的模型;在另一个大厅,我又看到了一个一个玻璃柜里,精心地摆着宇航科学家们从别的星球上采集来的各种土样、岩石,其中有一些,似乎比地球上的金刚石还要色泽鲜艳,光彩夺人……

在走进第四个大厅的时候,从一个门里出来一位女青年,笑眯眯地迎接了我们,把我们领进了一间铺着地毯,摆着沙发的会客室。

这里似乎已有所准备。精致的茶几上,放着一盘北京西山的新鲜早熟的桃子,这些桃子的个头是那么大,那么香,叫我不由地想起了《西游记》里描写过的蟠桃。女青年给我们斟了两杯茶,莞尔一笑,悄然离去。

我安装调整了各种采访器械,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我准备提出我的问题。但不知怎么的,我觉得难于称呼这位被访问者。称她“小姐”?那不是我们国家的习惯,她也已九十高龄;称她“女士”?